

安岩览奇

沈潇潇

安岩是山名、村名，也是茶场名。据奉化历代县志记载：安岩山，县西南三十里，有二岩虚悬绝涧。涧中有灵龟，广三尺许。每出入，风雨随之，后死岩下。有峰曰翠峰，高人苍穹，冠诸峰，古木蓊荟，下临大池。

十多年前的某个春日，读完这些文字，就有了我第一次的安岩之旅。徜徉在安岩山野，处处有山水美景入目，但“虚悬绝涧”的二岩亦已难辨究竟，已逝的神龟当然更无从觅迹了。叠榭间，不期与一座正在大兴土木的寺院相遇。从场面看，这是一座规模相当恢弘的寺院。是的，这就是初建于唐大历(766-799)年间的安岩禅寺。祖籍奉化、生于鄞县的南宋著名文学家、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楼钥作有安岩寺记，开首便言：“吾乡僧刹最众，奉川一邑，凡七十有二，雪窦古道场为冠，其次则安岩山也。”天下名寺必有名僧，安岩寺也不例外。楼钥记：“五季汉之乾祐(注：即五代后汉乾祐年间，公元948-950年)，僧清耸义仙人山……钱氏犹在吴越，闻耸之名，命住杭之灵隐寺，号了悟禅师。”一位地处僻野的僧人的名字能被传入吴越王钱俶的耳朵里，并被邀为吴越第一名寺灵隐寺住持，说明这位高僧的佛学造诣和品行道德皆有过人之处。这位五代后汉时的奉化高僧布袋和尚堪有一比，是安岩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大名人。明嘉靖年间的《奉化县图志》载安岩寺“胜概颇多，人号‘小雪窦’”，与当年了悟禅师奠定的基础无不

关系。

前年春天，应《浙江散文》主编、省散文学会会长陆春祥先生之约采访正在建设中的葛岙水库，我又来到安岩。水库受淹区域涉及葛岙和排溪、下蒋、沙栋头四个行政村。安岩是葛岙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也在移民之列，不过安岩地势相对较高，也有一些村民自行要求留了下来。那次去库区，还去了属排溪行政村的蓬岛自然村，当时搬迁移民基本完毕，村内除了祀开村之祖吴越国名臣胡进思的胡氏祖庙灵昌庙和明嘉靖万历年间的胡氏照壁尚存，其余建筑物基本被夷为平地。在一堆废墟中，我意外淘得一只村民遗弃的超大盐髻，髻上层大肚储盐，下层储沥下的盐卤，估摸起码可储盐十五公斤，我曾从驻村一家小店主那里讨得一只小盐髻，如此之大的盐髻却未见到过。见一位同行者颇喜此物，我即转手送给了她，心里自有一种手留余香的愉悦。比这更大的意外收获还是在安岩，在县志所记“高人苍穹，冠诸峰”的安岩翠峰上，我望到了隔溪(东江上游)而峙的一座秀丽山峰。陪同者告诉我它叫梅山，是一座传说中的仙山，葛岙水库大坝东端就起自梅山脚下，但梅山上有何仙迹，陪同者也不甚了了。回来查阅县志，才知梅山因西汉著名道家梅福曾到此炼丹而得名，楼钥、戴表元等大家还曾登临梅山寻访梅福遗迹，并留下了诗篇。于是数日后又兴冲冲约人同登梅山。梅山顶古有尊顶寺，那次的寺中遇僧人修明法师，喝过禅茶，他陪我们察看了梅福炼丹的丹井及一位古代僧人的墓葬。丹井在寺左岩壁下，古代地方文献谓“有丹泉一勺，常随海潮上下，谓海眼”，颇为神

奇，传说饮用此水可明目去病，我不禁取过木勺舀起饮了几口，感觉甘冽沁心。僧人墓为石质形制，规格较高，做工考究，想是当年方丈之坟墓，经拍照通过微信传给一位文物界朋友，回复说是清中期风格。梅福又撰写了《四明山记》，为传播四明山“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声名立下不朽之功。在奉数十年竟然不知身边还有这样一处道、佛胜地，今却因安岩而知之遇之，令我不胜感慨。

最近一次去安岩是上周去访茶。对安岩茶场主人、奉化茶业功臣黄善强我早有耳闻，见面却是第一次。老黄中等个子，脸膛红黑，嗓音洪亮，一问年纪竟已七十有一。见他腰腿硬朗，又听他说眼也没花，不由让我刮目相看并问起他的养生奥妙，他爽朗地哈哈大笑：哪有什么奥妙，若要有，也要归功于这里风水好、茶好。说完，他让我们换乘了他的越野车上雾云岩茶园。人说山路十八弯，但弯如此之多之急却是我从来不曾遇过的。我大致留意了一下，几乎每一二百米就有一个近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其他大大小小的弯道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副驾驶座位侧视老黄，他轻松地驾驶着庞大的越野车恰如轻松摆弄儿童玩具车，边开车边滔滔不绝地大聊茶人茶事，令我叹为观止。车到半山腰，我们在一处平台短暂行，眺望四周，峰峦叠翠，顺着东边的豁口望去，近处山脚下是葛岙水库，目光远移便是云雾半遮半掩、波光粼粼的象山港……老黄得意地问我：“这地方咋话？”我真心实意回答：“太好了！”老黄指指西边山峰说：翻过山去就是横山水库，这里常年水汽充沛。他接着说：种茶要山好土好，还

要水好，有著名茶叶专家专门来这里考察，说这样好的种茶环境在全国也少有。再上车向上，很快到了他的茶园。老黄又问：“你们看这茶园有什么特点？”还没待我回话，他就说开了：“我的茶园‘戴帽’‘穿裙’又‘插花’。”他一一解释，“戴帽”就是保留山顶林木的原来样子不开发成茶垌，“穿裙”就是保持山腰原生林木不变，“插花”就是在行行茶垌间和四周种上桂花树。这样一来，茶园与自然生态零距离相依，桂花与茶树相伴，茶叶与自然山林、山野共生共荣，蜜蜂在林木、野花、桂花、茶树间飞舞、栖息，使这里的茶有一种浓郁的山野清香。他告诉我们，茶有园茶和野放茶之分，他种的是园茶，但尽量多借鉴、采用野放茶式的培植管理方式，减少人为过度干预，并坚持传承手工炒制工艺，使他的茶叶有特殊的品质和风味……说起茶经来，这位有着三十多年从业经历的茶人头头是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他的“滴水雀顶”等品牌的茶叶在业界和消费者中已有很高的辨识度，在全国性名优茶评比中连获金奖。下山时，老黄一边忽左忽右急速自如地扭动着方向盘，白色的越野车犹如一艘在绿浪间穿行的小船，滑过一个个漩涡般的弯道，一边仍兴致勃勃、牙口响亮地续聊着说不完的茶人茶事，哪里看得出他已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安岩多胜景逸事，有文化底蕴，我因安岩先后邂逅三位传奇人物，而眼前我零距离接触的老黄，却是一位土生土长、活色生香的茶界奇人。好山好水育好茶，好山好水好茶又养人，不管别人怎样认为，反正我信了。

初夏浅语

胡文聪

时光，继续卷着一季的葱茏，缓缓走进五月。暖风徐来，摇曳着初夏的裙裾，轻轻叩响岁月的门扉。

一瓣落花，掠过思潮的心湖，与光阴撞了个满怀。幽幽暗香，浅落心上，韵成低婉的耳语。凝眸处，几粒鸟鸣在枝头盘旋，仿佛交换着季节的杯盏，将满目的青翠种植在大地上。初夏如烟，盈一抹诗意，点缀水木清华的盎然。芳华如锦，拾一怀温柔，把五月的心事描绘得恰到好处。

漫步于林荫小道，喜欢一种人间草木的交集。在明媚的阳光下，滚滚绿浪舞动着温热的情思，肆意舒展在初夏的眉弯。青涩的果实，告别了姹紫嫣红的花事，扬起一串串翠绿，拨节着生命的气韵。清风醉人，吹皱了一叠时光。斑驳的光影撩拨着五月的词儿，将流年的情愫挥洒在一片郁郁葱葱里。

初夏的气息，萦绕在云端，流连于心间。倚在光阴深处，一袭轻衫，衣袂飘飘，聆听素净的风声。岁月的纸笺，在五月安静地铺展，深深浅浅的回忆刻录着内心的风景，沉淀下一份遗世的静美。伴着夏韵，任流淌的心语在清寂的年华里浅漾，带着淡淡的芳香，绽放出一朵朵温柔的暖。

五月，纯粹，不热烈。一曲琴音、一卷诗韵、一盏香茗，便能煮成一日的清欢。翻阅红尘的经卷，习惯在初夏时分截取一段柔美的时光，给平凡的自己，留下几页温婉的笺香墨痕。倚窗凭栏，深嗅来自灵魂的香气，在云卷云舒中感念季节的邀约，体悟人生的况味与美感。

一篱浅夏，柔肠百转。阳光泛起的微澜，悬浮在丝绸般的思绪里。五月的音符，轻触着流年的彼岸，回眸间，一帧帧浪漫的写意正随着夏风缓缓流淌……

立夏撞蛋

裘七曜

立夏节撞蛋，总让小时候的我们欣喜若狂。曾记那时，节日还没有到，我就催催催……希望母亲早点把蛋准备好。姐姐和她的同伴们也开始忙着编蛋套。而我，寻思着哪里是老茶树？总想背上小背篓去采摘些老茶叶回来，希望母亲早点煮蛋。然后，开始幻想：自己拥有一枚最硬的蛋，把全班乃至全校所有同学的鸡蛋、鸭蛋、鹅蛋全部撞碎！那我该多惹人羡慕啊！

此刻，我正坐在窗前，回想起那时，总会情不自禁的窃笑一下……它又让我想起另一件难忘的事！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立夏。那天，我刚走进教室，那些手捧立夏蛋绽开笑脸的孩子早已雀跃：“老师，我的蛋最硬，已经撞碎好多同学的蛋了。”“老师，我有13个立夏蛋，全班数我最多了。”“老师……”他们的兴奋劲一下子就把童心未泯的我也卷入漩涡。他们顺从地把手中的蛋递给我，碰一个，碎一个，碎蛋又从我的手中被小朋友们收回；碰一个，赢一回，我占据的是胜利者的地位。正当我沉醉于撞蛋的乐趣之中，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跑过来，乐滋滋地扬扬手中的大鸭蛋歪着小脑袋对我说：“老师，我这个是双黄蛋，姥姥特意从鸭棚里挑选出来的。”“双黄蛋，蛋中之王，特别硬！”我意识到这正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让给老师，用它去把别的同学的蛋都撞碎。”小女孩还在迟疑，我已迫不及待地把手中的蛋夺了过来，冲向阵地，身后传来小女孩稚气未脱的童音：“老师，别把我的蛋撞破了。”

双黄蛋果然不同凡响，顷刻有

五六个立夏蛋头头肚碎，败下阵来。这时候，一个高年级同学找上来了，我未假思索就向对方撞去。“老师，别……他那个是木头做的蛋。”知内情的旁观者忙揭底，可已悔之晚矣。只听见“砰”的一声，双黄蛋碎了。身后紧跟的小女孩赶紧踮起脚尖，从我的手中夺回破碎的“败将军”，看着看着突然“哇”的一声，泪水连成两条直线，“老师赔我的蛋，我要我的双黄蛋。”那小女孩揪心地喊，使我窘得恨不能钻进地洞。我搔搔头皮，只感两腮发热，不知所措。撞蛋的兴趣早已荡然无存。于是我对那个敢在“大岁头上动土”的学生大声呵斥：“都是你这个捣蛋鬼，现在你去赔她的蛋好了。”并顺手夺过他手中的木蛋在水泥地上用力一掷，只见木头蛋蹦跳了几下又溜溜溜地滚回主人的脚下不动了。仿佛在嘲笑我的无奈，又仿佛为鸣不平。

在众多小朋友的劝慰下，小女孩总算止住了泪水，我如释重负。两三天后，我冲着小女孩开玩笑：“还要老师赔你的双黄蛋吗？”小女孩摆摆手边奔边笑道：“妈妈说，小孩子不应该叫老师赔蛋。”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不禁一笑：“总算握手言和了。”但想起自己对那个高年级同学的呵责，又心怀内疚。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当我在记忆的长河里唱那首欢乐的歌谣时，也知晓了当年叫我赔“双黄蛋”的小女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窗外有棵树，流年在时光的树上开出淡雅的花。树下坐着我，岁月在时光的心中留下刻骨的痕……我想再剥一个立夏蛋，静静回味，偷偷窃笑。

青春的谷雨

邹宏尉

每年4月20日或21日太阳到达黄经30°时为谷雨，取“雨生百谷”之意。古时有“走谷雨”的风俗，这天，人们走村串亲，野外踏青，寓意与自然相融合，强身健体。我们家乡还有谷雨摘茶、喝茶的习俗，据说有清火、辟邪、明目之功效。

“谷雨三朝看牡丹”。谷雨过后，牡丹开到最美，所以也称谷雨花，它是花卉中唯一一种以节气命名的花。

相传，当年蕲湖九峰禅寺里有两株碗口粗的百年牡丹，每逢农历三月初三牡丹花会，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上山游玩、赏花、掬水洗面。三年前去过一次，牡丹不怎样，人倒是很多，上山的道路人满为患，嘈杂一片。这回三月三就没了。今个谷雨时节又逢周末，有心去看，跟父亲一说，恰好他也有兴趣，父子俩便欣然前往。

一路细雨绵绵，山道苍翠清润。父亲说，清明要清，谷雨有雨，说明风调雨顺，以前这时节，农民草籽田都耕了半陇了。说来我还是喜欢和父亲一起出去走走的，特别是回蕲湖老家一带。是因为自己年纪也大了吗，还是特意孝顺？其实是喜欢父亲肚子里听不完的一段一段典故和他的童年故事。在九峰山，父亲说在他十三岁那年，就在这里挑沙子、石块修筑水库大坝，那时候的堤坝还要在里面进去，现在找不到痕迹了。看着崭新的大坝和水库的碑记，他感慨万分，念叨怎么没写修建九峰水库的最早日期，说是早在1958年就开始建造了。

不知雨天还是寺庙维修的缘故，到九峰禅寺整个寺庙就我们两个游客。问起花事，一个外地和尚笑着说，都什么时候了，牡丹早谢了。在寺庙的牡丹殿前，一排十余株牡丹已繁华落尽，只半朵白牡丹倔强的尚未谢幕，是在等待我的到来吧。

从寺庙出来，沿九峰水库一路往上，沿山小路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被洪水冲坏，我们俩是在岩石、荒滩中行走。父亲是农民出生，一点也不觉得难走，我有时候还要停下来拍几张沿途的花草、流水，总被他远远拉下。父亲说，九峰山寺庙进去应该还有个龙潭，相传喝了那的水对身体会有好处，村民常去龙潭取水。步行了20分钟，才看到大山深处的龙王殿和龙潭，父亲很兴奋地在哪儿指指点点，连说很多年来，这么个熟悉的地方居然都找

不到了。沿山路继续前行，路越来越难走，差不多是走在被洪水冲出的河道上，溪水把岩石冲得干净光滑，我们在岩石上跳跃前进。父亲说，再上去就是茶山。当年开荒种茶热忧高涨，有个20岁左右的谢姓小姑娘带着十几个年轻人在大山深处开荒种茶，吃住山上，十余天才下山采购些生活用品，现在估计该退休了。眼前的大山云雾

弥漫，仿佛看到了她们在种植茶叶的情景。九峰山茶场山高水长，终年雨水滋润、云雾缭绕，茶叶品质不好都难啊。

还没看到大片茶山，我们已经微微出汗了，两边的树木和杂草叶茂盛牵连，道路越发绊脚，雨雾如幕，深处昏暗不辨，我们决定止步。

细雨小道上，父亲站立良久，微微喘气，不知道是否在想他那青春的谷雨。

白鸽

潇潇雨歇

等待一场似熟又生的旧事，
需要用情。
品尝一片早晨新切的柠檬片，
需要用心。
收集一滴翠兰凝成的露珠，
需要宁静。
问候一群八字形翻飞的鸟儿，
需要用敬。
仰首，
哪怕浓浓的云朵遮挡了月光，
它们会指明你奋斗的方向。
即使密密的阴雨迷茫了世界，
它们会告诉你家的方位。
一齐侧身，
一个漂亮的180度弯转，
被18岁的天空爱着。